法句譬喻經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法句譬喻經卷第三

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

喻老耄品 第十九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，食後為天人、帝王臣民、四輩弟子說甘露法。時有遠方長老婆羅門七人，來至佛所，稽首於地，叉手白佛言：「吾等遠人伏聞聖化，久當歸命而多諸礙，今乃得來覲覩聖顏，願為弟子得滅眾苦。」佛即受之悉為沙門，即令七人共止一房。然此七人覩見世尊，尋為得道不惟無常，共坐房中但思世事，小語大笑不計成敗，命日促盡不與人期，但共喜笑迷意三界。佛以三達智知命欲盡，佛哀愍之，起至其房而告之曰：「卿等為道當求度世，何為大笑也？一切眾生以五事自恃。何謂為五？一者恃怙年少，二者恃怙端政，三者恃怙多力，四者恃怙財富，五者恃怙貴姓。卿等七人小語大笑，為何所恃？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何喜何笑？　念常熾然，　深蔽幽冥，

不如求定。　見身形範，　倚以為安，

多想致病，　豈知不真？　老則色衰，

病無光澤，　皮緩肌縮，　死命近促。

身死神從，　如御棄車，　肉消骨散，

身何可怙？」

佛說偈已，七比丘意解望止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。

昔佛在舍衛精舍，為諸天人帝王說法。時有婆羅門村，五百餘家中有五百年少婆羅門，修婆羅術，為人憍慢不敬長老，貢高自貴以此為常。五百梵志歎自議言：「沙門瞿曇自稱為佛，三達權智無敢共論者。吾等可共請求論議，事事詰問知為何如。」即辦供具往請佛來。佛與諸弟子往到梵志村中，坐畢行水食訖澡手。時有長老梵志夫婦二人，於此村中共行乞丐，佛知其本大富無數曾作大臣，佛即問諸年少梵志：「汝等識長老婆羅門不？」皆言：「曾識。」又問：「本為何似也？」曰：「本為大臣財富無數。」「今者何故復行乞丐？」皆言：「散用無道是以守貧。」佛告諸婆羅門：「世有四事人不能行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慢，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妖，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，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。如此老公不行四事，謂之有常不計成敗，一旦離散，譬如老鵠守此空池，永無所獲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晝夜慢惰，　老不止婬，　有財不施，

不受佛言。　有此四蔽，　為自侵欺，

咄嗟老至，　色變作耄。　少時如意，

老見蹈踐，　不修梵行，　又不富財，

老如白鵠，　守斯空池，　既不守戒，

又不積財，　老羸氣竭，　思故何逮？

老如秋葉，　行穢鑑錄，　命疾脫至，

不容後悔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世有四時，行道得福得度，可免眾苦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年少有力勢時，二者富貴有財物時，三者得遇三尊好福田時，四者當計萬物憂離散時。行此四事，所願皆獲，必得道跡。」

於是世尊重說偈言：

「命欲日夜盡，　及時可勤力，

世間諦非常，　莫惑墮冥中。

當學然意燈，　自練求智慧，

離垢勿染污，　執燭觀道地。」

佛說是時，放大光明照曜天地，五百年少梵志，因此心解衣毛為豎，起禮佛足白佛言：「歸命世尊，願為弟子。」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即成沙門得羅漢道。村人大小皆得道迹，莫不歡欣。

愛身品 第二十

昔有一國名多摩羅，去城七里有精舍，五百沙門常處其中，讀經行道。有一長老比丘名摩訶盧，為人闇塞，五百道人傳共教之，數年之中不得一偈，眾共輕之不將會同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。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，摩訶盧比丘自念言：「我生世間闇塞如此，不知一偈人所薄賤，用是活為？」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，欲自絞死。佛以道眼遙見如是，化作樹神，半身人現而呵之曰：「咄咄比丘！何為作此？」摩訶盧即具陳辛苦。化神呵曰：「勿得作是，且聽我言。往迦葉佛時，卿作三藏沙門，有五百弟子，自以多智輕慢眾人，恪惜經義初不訓誨，是以世世所生諸根闇鈍。但當自責，何為自賊？」於是世尊現神光像，即說偈言：

「自愛身者，　慎護所守，　希望欲解，

學正不寐。　身為第一，　常自勉學，

利能誨人，　　不惓則智。　　學先自正，

然後正人，　　調身入慧，　　必遷為上。

身不能利，　　安能利人？　　心調體正，

何願不至？　　本我所造，　　後我自受，

為惡自更，　　如剛鑽珠。」

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像，悲喜悚慄稽首佛足，思惟偈義即入定意，尋在佛前逮得羅漢道，自識宿命無數世事，三藏眾經即貫在心。佛語摩訶盧：「著衣持鉢就王宮食，在五百道人上坐，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，還為說法令得道迹，并使國王明信罪福。」即受佛教，徑入宮裏坐於上座。眾人心恚怪其所以，各護王意不敢呵譴，念其愚冥不曉達嘲，心為之疲。王便下食手自斟酌，摩訶盧即為達嘲，音如雷震清辭雨下，坐上道人驚怖自悔，皆得羅漢。為王說法莫不解釋，群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道。

昔佛在舍衛國有五百婆羅門，常求佛便欲誹謗之。佛三達之智普見人心，愍欲度之，其果未熟因緣未到，一切罪福欲來至時，自作因緣而迎罪福，此諸梵志宿有微福，應當得度，福德牽之自作方宜。五百梵志自共議言：「當使屠兒殺生，請佛及諸眾僧，佛必受請讚歎屠兒，吾等便前而共譏之。」於是屠兒為之請佛，佛即受請，告屠兒言：「果熟自墮，福熟自度。」屠兒還歸供設飯食。佛將諸弟子到屠兒村中，至檀越舍，梵志大小皆共歡喜。「今日乃得佛之便耳，若當讚檀越福德者，當以其前後殺生作罪持用譏之；佛若當說其由來之罪者，當以今日之福難之。二宜之中，今日乃得佛便耳。」佛到即坐，行水下食，於是世尊觀察眾心，應有度者即出舌覆面舐耳，放大光明照一城內，即以梵聲說偈呪願：

「如真人教，　　以道活身，　　愚者嫉之，

見而為惡。　　行惡得惡，　　如種苦種，

惡自受罪，　　善自受福。　　亦各須熟，

彼不相代，　　習善得善，　　亦如種甜。」

佛說偈已，五百梵志意自開解，即前禮佛五體投地叉手白佛言：「頑愚不及未達聖訓，唯願愍育得為沙門。」佛即聽受皆為沙門。村人大小見佛變化莫不歡欣，皆得道迹，稱之賢聖，無復屠兒之名。佛食畢訖即還精舍。

世俗品 第二十一

昔有婆羅門國王名多味寫，其王奉事異道九十六種。王忽一日發於善心欲大布施，如婆羅門法，積七寶如山持用布施，有來乞者，聽令自取重一撮去，如是數日其積不減。佛知是王宿福應度，化作梵志往到其國。王出相見共相禮，問起居曰：「何所求索？莫自疑難。」梵志答言：「吾從遠來，欲乞珍寶持作舍宅。」王言：「大善！自取重一撮去。」梵志取一撮行七步，還著故處。王問：「何故不取？」梵志答曰：「此纔足作舍廬耳，復當娶婦，俱不足用，是以不取。」王言：「更取三撮。」梵志即取？行七步復還著故處。王問梵志：「何以復爾？」答曰：「此足娶婦，復無田地奴婢牛馬，計復不足，是以息意也。」王言：「更取七撮。」梵志即取行七步，復還著故處。王言：「復何意故？」梵志答言：「若有男女當復嫁娶，吉凶用費計不足用，是以不取。」王言：「盡以積寶持用相上。」梵志受而捨去。王甚怪之重問意故？梵志答曰：「本來乞丐欲用生活，諦念人命處世無幾，萬物無常旦夕難保，因緣遂重憂苦日深，積寶如山無益於己，貪欲規圖唐自艱苦，不如息意求無為道，是以不取。」王意開解願奉明教。於是梵志現佛光相，踊住空中，為說偈言：

「雖得積珍寶，　　崇高至於天，

如是滿世間，　　不如見道迹。

不善像如善，　　愛如似不愛，

以苦為樂相，　　狂夫為所厭。」

於是國王見佛光相遍照天地，又聞此偈踊躍歡喜，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。

述佛品 第二十二

昔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，德力降魔，坐自惟曰：「甘露法鼓聞於三千，昔父王遣五人，供養麻米執侍有勞，功報應敘。此五人者，在波羅奈國。」於是如來從樹下起，相好嚴儀明暉天地，威神震動，見者喜悅，至波羅奈國。未至中道，逢一梵志名曰憂呼，辭親離家求師學道，瞻覩尊妙驚喜交集。下在道側舉聲歎曰：「威靈感人儀雅挺特，本事何師乃得斯容？」

佛為憂呼而作頌曰：

「八正覺自得，　　無離無所染，

　愛盡破欲網，　　自然無師受。

　我行無師保，　　志獨無伴侶，

　積一得作佛，　　從是通聖道。」

憂呼聞偈悵惘不解，即問世尊瞿曇如行？佛告梵志：「欲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鼓轉無上法輪，三界眾聖未曾有轉法輪遷人入泥洹如我今者也。」憂呼大喜：「善哉善哉！如佛言者，願聞甘露如應說法。」梵志揖已即便過去，未到師所於道路宿，至其夜半卒便命終。佛以道眼見其已終，愍傷之曰：「世間愚癡謂命有常，見佛捨去而獨喪亡，法鼓震動而獨不聞，甘露滅苦而獨不嘗，展轉五道生死彌長，經歷劫數何時得度？」

佛以慈愍而說偈言：

「見諦淨無穢，　　已度五道淵，

　佛出照世間，　　為除眾憂苦。

　得生人道難，　　生壽亦難得，

　世間有佛難，　　佛法難得聞。」

佛說此偈時，空中五百天人，聞偈歡忻，皆得須陀洹道。

安寧品 第二十三

昔佛在羅閱祇。東南三百里，有山民村五百餘家，為人剛強難以導化，宿世福願應蒙開度。於是世尊化作沙門，至村分衛。分衛畢竟，出於村外樹下坐定入泥洹三昧，至于七日不喘不息不動不轉。村人見之謂為命終，共相謂曰：「沙門已死當共葬送。」各持束薪就往燒之，火然薪盡佛從坐起，現道神化，光明照曜感動十方，現變畢訖還坐樹下，容體靜安怡悅如故。村人大小莫不驚懼，稽首謝曰：「山民頑野不識神人，妄以薪火燒於未然，自惟獲罪重於太山，唯垂慈赦不見咎怨。不審神人得無傷病乎？將無愁慼乎？將無飢渴乎？將無熱惱乎？」

於是世尊和顏含笑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生已安，　不慍於怨，　眾人有怨，

我行無怨。　我生已安，　不病於病，

眾人有病，　我行無病。　我生已安，

不慼於憂，　眾人有憂，　我行無憂。

我生已安，　清淨無為，　以樂為食，

如光音天。　我生已安，　恬惔無事，

彌薪國火，　安能燒我？」

爾時村中五百人聞說偈已，皆作沙門得羅漢道，村人大小皆信三尊。佛與五百人飛還竹園。

賢者阿難見佛與得道者俱來，前白佛言：「此諸比丘，有何異德乃使世尊自往臨度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我未下為佛時，世有辟支佛常處是山，去村不遠在一樹下欲般泥洹，現道

神德便取滅度。村人持薪火就往燒之，斂取舍利著寶瓶中埋在山頂，各共求願：『願後得道，如是沙門滅度快樂也。』緣此福故應當得道，是故如來往度之耳。」

佛說是時，天人無數皆得道迹。

昔佛在舍衛國精舍，時有四比丘坐於樹下，共相問言：「一切世間何者最苦？」一人言：「天下之苦無過婬欲。」一人言：「世間之苦無過瞋恚。」一人言：「世間之苦無過飢渴。」一人言：「天下之苦莫過驚怖。」共諍苦義云云不止。佛知其言往到其所，問諸比丘：「屬論何事？」即起作禮具白所論。佛言：「比丘！汝等所論不究苦義，天下之苦莫過有身！飢渴寒熱、瞋恚驚怖、色欲怨禍皆由於身。夫身者眾苦之本，患禍之元，勞心極慮憂畏萬端，三界蠕動更相殘賊，吾我縛著生死不息，皆由於身。欲離世苦，當求寂滅，攝心守正怕然無想，可得泥洹，此為最樂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熱無過婬，　毒無過怒，　苦無過身，

樂無過滅。　無樂小樂，　小辯小慧，

觀求大者，　乃獲大安。　我為世尊，

長解無憂，　正度三有，　獨降眾魔。」

佛說偈已告諸比丘：「往昔久遠無數世，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，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。時有四禽依附左右常得安隱：一者鴿，二者烏，三者毒蛇，四者鹿。是四禽者，晝行求食暮則來還。四禽一夜自相問言：『世間之苦何者為重？』烏言：『飢渴最苦，飢渴之時身羸目冥神識不寧，投身羅網不顧鋒刃，我等喪身莫不由之，以此言之飢渴為苦。』鴿言：『婬欲最苦，色欲熾盛無所顧念，危身滅命莫不由之。』毒蛇言：『瞋恚最苦，毒意一起不避親踈，亦能殺人復能自殺。』鹿言：『驚怖最苦，我遊林野心恒怵惕，畏懼獵師及諸豺狼，髣髴有聲奔投坑岸，母子相捐肝膽悼悸，以此言之驚怖為苦。』比丘聞之即告之曰：『汝等所論是其末耳，不究苦本。天下之苦無過有身，身為苦器憂畏無量，吾以是故捨俗學道，滅意斷想不貪四大，欲斷苦原志存泥洹。泥洹道者寂滅無形，憂患永畢爾乃大安。』四禽聞之心即開解。」佛告比丘：「爾時五通比丘，則吾身是；

時四禽者今，汝四人是也。前世已聞苦本之義，如何今日方復云爾？」比丘聞之慚愧自責，即於佛前得羅漢道。

好喜品 第二十四

昔佛在舍衛精舍。時有四新學比丘，相將至[木*奈]樹下坐禪行道，[木*奈]華榮茂色好且香，因相謂曰：「世間萬物何者可愛以快人情？」一人言：「仲春之月日木榮華，遊戲原野，此最為樂。」一人言：「宗親吉會，觴酌交錯音樂歌舞，此最為樂。」一人言：「多積財寶所欲即得，車馬服飾與眾有異，出入光顯行者矚目，此最為樂。」一人言：「妻妾端正綵服鮮明，香熏芬馥恣意縱情，此最為樂。」佛知四人應可化度，而走意六欲不惟無常，即呼四人而問之曰：「屬坐樹下共論何事？」四人以實具白所樂。佛告四人：「汝等所論，盡是憂畏危亡之道，非是永安最樂之法也。萬物春榮秋冬衰落，宗親歡娛皆當別離，財寶車馬五家之分，妻妾美色愛憎之主也。凡夫處世興招怨禍，危身滅族憂畏無量，三塗八難苦痛萬端，靡不由之矣。是以比丘捨世求道，志存無為不貪榮利，自致泥洹乃為最樂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愛喜生憂，　愛喜生畏，　無所愛喜，
何憂何畏？　好樂生憂，　好樂生畏，
無所好樂，　何憂何畏？　貪欲生憂，
貪欲生畏，　解無貪欲，　何憂何畏？
貪法戒成，　至誠知慚，　行身近道，
為眾所愛。　欲態不出，　思正乃語，
心無貪愛，　必截流度。」

佛告四比丘：「昔有國王名曰普安，與隣國四王共為親友，請此四王宴會一月，飲食娛

樂極歡無比。臨別之日，普安王問四王曰：『人居世間以何為樂？』一王言：『遊戲為樂。』一王言：『宗親吉會音樂為樂。』一王言：『多積財寶所欲如意為樂。』一王言：『愛欲恣情此最為樂。』普安王言：『卿等所論，是苦惱之本、憂畏之原，前樂後苦憂悲萬端，皆由此興。不如寂靜，無求無欲淡泊守一，得道為樂。』四王聞之歡喜信解。」佛告四比丘：「爾時普安王者，我身是也；四王者，汝四人是也。前已說之今故不解，生死莛蔓何由休息？」時四比丘重聞此義，慚愧悔過心意開悟，滅意斷欲得羅漢道。

忿怒品 第二十五

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。時調達與阿闍貰王共議毀佛及諸弟子，王勅國人不得奉佛，眾僧分衛不得施與。時舍利弗、目連、迦葉、須菩提等，及波和提比丘尼等，各將弟子去到他國，唯佛與五百羅漢住崛山中。調達往至阿闍貰所與王議言：「佛諸弟子今已迸散，尚有五百弟子在佛左右。願王明日請佛入城，吾當飲五百大象令醉，佛來入城驅使醉象令踏殺之盡斷其種，吾當作佛教化世間。」阿闍貰王聞之歡喜，即到佛所稽首作禮，白佛言：「明日設薄施，願屈世尊及諸弟子於宮內食。」佛知其謀，答言：「大善！明旦當往。」王退而去，還語調達：「佛已受請，當念前計，飲象令醉伺候待之。」明日食時，佛與五百羅漢共入城門，五百醉象鳴鼻而前，搪揆牆壁樹木摧折，行人驚怖一城戰慄。五百羅漢飛在空中，獨有阿難在佛邊住，醉象齊頭徑前趣佛，佛因舉手，五指應時化為五百師子王，同聲俱吼震動天地，於是醉象屈膝伏地不敢舉頭，酒醉尋解垂淚悔過。王及臣民莫不驚肅。世尊徐前至王殿上，與諸羅漢食訖呪願。王白佛言：「稟性不明信彼讒言，興造逆惡圖為不軌，願垂大慈恕我迷愚。」於是世尊告阿闍貰及諸大眾：「世有八事興長誹謗，皆由名譽，又貪利養，以致大罪累劫不息。何等為八？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。自古至今勘不為惑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相謗毀，　自古至今，　既毀多言，

又毀訥忍，　亦毀中和，　世無不毀，

欲意非聖，　不能折中，　一毀一譽，

但為名利。　明智所譽，　唯稱正賢，

慧人守戒，　　無所譏謗。　　如羅漢淨，

莫而誣謗，　　諸天咨嗟，　　梵釋所敬。」

佛說偈已重告王曰：「昔有國王，喜食鴈肉，常遣獵師張網捕鴈，日送一鴈以供王食。時有鴈王，將五百鴈飛下求食，鴈王墮網為獵師所得，餘鴈驚飛徘徊不去。時有一鴈連翻追隨不避弓矢，悲鳴吐血晝夜不息。獵師見之感憐其義，即放鴈王令相隨去，群鴈得王歡喜迴繞。爾時獵師具以聞王，王感其義斷不捕鴈。」佛告阿闍貰王：「爾時鴈王者，我身是也；一鴈者，阿難是也；五百群鴈，今五百羅漢是也；食鴈國王者，今大王是也；時獵師者，今調達是也。前世已來恒欲害我，我以大慈之力因而得濟，不念怨惡自致得佛。」

佛說是時，王及群臣莫不開解。

塵垢品 第二十六

昔有一人無有兄弟，為小兒時父母憐愛，赤心慺慺欲令成就，將詣師友勸之書學。其兒憍蹇永不用心，朝受暮棄初不誦習，如是積年無所知識。父母呼歸令治家業，其兒憍誕不念勤力，家道遂窮眾事妨廢。其兒放縱無所顧錄，糶賣家物快心恣意，亂頭徒跣衣服不淨，慳貪搪揆不避恥辱，愚癡自用人所惡賤，國人咸憎謂之凶惡，出入行步無與語者。不自知惡反咎眾人，上怨父母次責師友，先祖神靈不肯祐助，使我賴帶轗軻如此，不如事佛可得其福。即到佛所為佛作禮，前白佛言：「佛道寬弘無所不容，願為弟子乞蒙聽許。」佛告此人：「夫欲求道當行清淨行，汝齎俗垢入我道中，唐自去就何所長益？不如歸家孝事父母，誦習師教沒命不忘，勤修居業富樂無憂，以禮自將不犯非宜，沐浴衣服慎於言行，執心守一所作事辦，敏行精修人所歎慕，如此之行乃可為道耳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不誦為言垢，　　不勤為家垢，

不嚴為色垢，　　放逸為事垢。

慳為惠施垢，　　不善為行垢，

今世亦後世，　　惡法為常垢。

「垢中之垢，　　莫甚於癡，　　學當捨此，

比丘無垢。」

其人聞偈自知憍癡，即承佛教歡喜還歸。思惟偈義改悔自新，孝事父母尊敬師長，誦習經道勤修居業，奉戒自攝非道不行，宗族稱孝鄉黨稱悌，善名遐布國內稱賢。三年之後還至佛所，五體作禮懇惻自陳：「尊敬至真得全形骸，棄惡為善上下蒙慶，願垂大慈接度為道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」鬚髮尋落即成沙門，內思止觀四諦正道，精進日登得羅漢道。

奉持品 第二十七

昔有長老婆羅門，名薩遮尼犍，才明多智國中第一。有五百弟子，貢高自大不顧天下，以鐵鍱鍱腹，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恐智溢出故也。」聞佛出世道化明達，心懷妬嫉寤寐不安，語諸弟子：「吾聞瞿曇沙門自稱為佛，今當往問深妙之事，令其心悸不知所陳。」即與弟子往到祇洹列住門外，遙見世尊威光赫奕如日初出，五情騰踊喜懼交錯，於是徑前為佛作禮，佛命就座。坐訖尼犍問佛言：「何謂為道？何謂為智？何謂為長老？何謂為端正？何謂為沙門？何謂為比丘？何謂為仁明？何謂為有道？何謂為奉戒？若能解答願為弟子。」

於是世尊觀其所應以偈答言：

「常愍好學正心以行，

唯懷寶慧是謂為道。

所謂智者不必辯言，

無恐無懼守善為智。

所謂老者不以年耆，

形熟髮白憃愚而已。

謂懷諦法順調慈仁，

明達清潔是為長老。

所謂端正非色如華，

貪嫉虛飾言行有違。

謂能捨惡根原已斷，

慧而無恚是謂端正。

所謂沙門不必除髮，

妄語貪取有欲如凡。

謂能止惡恢廓弘道，

息心滅意是謂沙門。

所謂比丘非持乞食，

邪行望彼求名而已。

謂捨罪業淨修梵行，

慧能破惡是為比丘。

所謂仁明非口所言，

用心不精外順而已。

謂心無為內行清虛，

此彼寂滅是為仁明。

所謂有道非救一物，

普濟天下無害無道。

奉持法者不以多言，

雖素少聞身依法行。

守道不忘是為奉法。」

薩遮尼犍及五百弟子，聞佛此偈歡喜開解，棄捐貢高皆作沙門，尼乾一人發菩薩心，五百弟子皆得阿羅漢道。

道行品 第二十八

昔有婆羅門，年少出家學道，至年六十不能得道。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，然後歸家娶婦為居，生得一男端正可愛，至年七歲書學聰了，才辯出口有踰人之操，卒得重病一宿命終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，伏其屍上氣絕復蘇，親族諫喻強奪殯殮埋著城外。梵志自念：「我今啼哭計無所益，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。」於是梵志沐浴齋戒，齎持華香發舍而去，所在問人：「閻羅王所治處為在何許？」展轉前行行數千里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，復問如前。諸梵志問曰：「卿問閻羅王所治處，欲求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我有一子，辯慧過人，近日卒亡，悲窮懊惱不能自解。欲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，還將歸家養以備老。」諸梵志等愍其愚癡，即告之曰：「閻羅王所治處，非是生人可得到也，當視卿方宜，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，其中有城，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，閻羅王常以月八日案行必過此城，卿持齋戒往必見之。」梵志歡喜奉教而去。到其川中見好城郭，

宮殿屋宇如忉利天。梵志詣門，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王。王敕門人問之，梵志啟言：「晚生一男欲以備老，養育七歲近日命終，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。」閻羅王言：「大善！卿兒今在東園中戲，自往將去。」梵志即往，見兒與諸小兒共戲，即前抱之，向之啼泣曰：「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，汝寧念父母辛苦以不？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：「癡騃老翁不達道理，寄住須臾名之為子，勿妄多言不如早去，今我此間自有父母，邂逅之間唐自抱乎？」梵志悵然悲泣而去。即自念言：「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魂神變化之道，當往問之。」於是梵志即還求至佛所。

時佛在舍衛祇洹為大眾說法，梵志見佛稽首作禮，具以本末向佛陳之：「實是我兒不肯見認，反謂我為癡騃老翁，寄住須臾認我為子，永無父子之情。何緣乃爾？」佛告梵志：「汝實愚癡！人死神去便更受形，父母妻子因緣會居，譬如寄客起則離散，愚迷縛著計為己有，憂悲苦惱不識根本，沈溺生死未央休息。唯有慧者不貪恩愛，覺苦捨習勤修經戒，滅除識想生死得盡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榮妻子不觀病法，

死命卒至如水湍驟。

父子不救餘親何望？

命盡怙親如盲守錠。

慧解是意可修經戒，

仂行度世一切除苦。

遠離諸淵如風却雲，

已滅思想是為知見。

智為世長憺樂無為，

如受正教生死得盡。」

梵志聞偈[火*霍]然意解，知命無常妻子如客，稽首委質願為沙門。佛言：「善哉！」鬚髮自落法衣在身，即成比丘，思惟偈義滅愛斷想，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。

廣衍品 第二十九

昔佛在舍衛國說法教化，天龍鬼神、帝王人民三時往聽。彼時國王名波斯匿，為人憍慢放恣情欲，目惑於色、耳亂於聲、鼻著馨香、口恣五味、身受細滑，食飲極美初無厭足，食遂進多恒苦飢虛，厨膳不廢以食為常。身體肥盛乘輿不勝，臥起呼吸但苦短氣，氣閉息絕經時驚覺，坐臥呻吟恒苦身重，不能轉側以身為患，便敕嚴駕往到佛所。侍者扶持問訊，却坐叉手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違遠侍覲諮受無階，不知何罪身為自肥？不能自覺何故使爾？每自患之，是以違替不數禮覲。」佛告大王：「人有五事令人常肥：一者數食，二者喜眠，三者憍樂，四者無愁，五者無事。是為五事喜令人肥。若欲不肥，減食麤燥，然後乃瘦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當有念意，　　每食知自少，

從是痛用薄，　　節消而保壽。」

王聞此偈歡喜無量，即呼厨士而告之曰：「受誦此偈，若下食時先為我說，然後下食。」王辭還宮，厨士下食輒便說偈，王聞偈喜，日減一匙，食轉減少，遂以身輕即瘦如前。自見如此歡欣念佛，即起步行往到佛所，為佛作禮，佛命令坐而問王曰：「車馬人從為所在也？何緣步行？」王喜白佛：「前得佛教奉行如法，今者身輕。世尊之力，是以步來知為何如。」佛告大王：「世人如此不知無常，長身情欲不念為福，人死神去留身墳塚，智者養神愚者養身，若能解此奉修聖教。」

於是世尊重說偈言：

「人之無聞，　　老如特牛，　　但長肌肥，

無有智慧。　　生死無聊，　　往來艱難，

意倚貪身，　　更苦無端。　　慧人見苦，

是以弃身，　　滅意斷欲，　　愛盡無生。」

王重聞偈欣然意解，即發無上正真道意，聽者無數皆得法眼。

地獄品 第三十

昔舍衛國有婆羅門師，名富蘭迦葉，與五百弟子相隨，國王人民先共奉事。佛初得道與諸弟子從羅閱祇至舍衛國，身相顯赫道教弘美，國王中宮率土人民莫不奉敬。於是富蘭迦葉起嫉妬意，欲毀世尊獨望敬事，即將弟子見波斯匿王而自陳曰：「吾等長老先學國之舊師，沙門瞿曇後出求道，實無神聖自稱為佛。而王捨我欲專奉之，今欲與佛挍試道德，知誰為勝？勝者王便終身奉之。」王言：「大善！」王即嚴駕往到佛所，禮畢白言：「富蘭迦葉欲與世尊挍盡道力現神變化，不審世尊為可爾不？」佛言：「大佳。」結期七日當挍變化，王於城東平廣好地立二高座，高四十丈七寶莊校，施設幢幡整頓座席，二座中間相去二里，二部弟子各坐其下，國王群臣大眾雲集，欲觀二人挍其神化。於時迦葉與諸弟子先到座所登梯而上，有鬼神王名曰般師，見迦葉等虛妄嫉妬，即起大風吹其高座，坐具顛倒幢幡飛揚，雨沙礫石眼不得視；世尊高座淡然不動。佛與大眾庠序而來，方向高座忽然已上，眾僧一切寂然次坐。王及群臣加敬，稽首白佛言：「願垂神化厭伏邪見，并令國人明信正真。」於是世尊即於座上[火*霍]然不現，即昇虛空奮大光明，東沒西現四方亦爾，身出水火上下交易，坐臥空中十二變化，沒身不現還在座上，天龍鬼神華香供養，讚善之聲震動天地。富蘭迦葉自知無道，低頭慚愧不敢舉目。於是金剛力士舉金剛杵，杵頭火出以擬迦葉：「何以不現卿變化乎？」迦葉惶怖投座而走，五百弟子奔波迸散。世尊威顏容無欣慼，還到祇樹給孤獨園，國王群臣歡喜辭退。

於是富蘭迦葉與諸弟子受辱而去，去至道中逢一老優婆夷，字摩尼，逆罵之曰：「卿等群愚不自忖度，而欲與佛比挍道德，狂愚欺誑不知羞恥，亦可不須持此面目行於世間也。」富蘭迦葉羞諸弟子至江水邊，誑諸弟子：「我今投水必生梵天，若我不還則知彼樂。」諸弟子待之不還，自共議言：「師必上天我何宜住？」一一投水冀當隨師，不知罪牽皆墮地獄。

後日國王聞其如此，甚驚怪之，往到佛所白佛言：「富蘭迦葉師徒迷愚，何緣乃爾？」佛告王曰：「富蘭迦葉師徒重罪有二：一者三毒熾盛自稱得道，二者謗毀如來欲望敬事。以此二罪應墮地獄，殃咎催逼使其投河，身死神去受苦無量。是以智者守攝其心，內不興惡外罪不至。譬如邊城與寇連接，守備牢固無所畏懼，內人安隱外寇不入，智者自護亦復如是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妄證求賂行已不正，

怨譖良人以枉治世，

罪牽斯人自投於坑。

如備邊城中外牢固，

自守其心非法不生，

行缺致憂令墮地獄。」

佛說偈已重告王曰：「乃往昔時有二獼猴王，各主五百獼猴。一王起嫉妬意欲殺一王，規圖獨治，便往共鬪，數數不如羞慚退去。到大海邊海曲之中，有水聚沫風吹積聚高數百丈，獼猴王愚癡謂是雪山，語群輩言：『久聞海中有雪山，其中快樂甘菓恣口，今日乃見，吾當先往行視，若審樂者不能復還，若不樂者當來語汝。』於是上樹盡力跳騰，投聚沫中溺沒海底。餘者怪之不出，謂必大樂，一一投中斷羣溺死。」佛告王曰：「爾時嫉妬獼猴王者，今富蘭迦葉是也：群輩者，今富蘭迦葉弟子五百人是也；彼一獼猴王者，我身是也。富蘭迦葉前世坐懷嫉妬，為罪所牽自投聚沫絕羣斷種，今復誹謗盡投江河，罪對使然累劫無限。」王聞信解作禮而去。

昔有七比丘入山學道，十二年中不能得道。自共議言：「學道甚難，毀形執節不避寒苦，終身乞食受辱難堪，道卒叵得罪難可除，唐自勞勤殞命山中，不如歸家修立門戶娶妻養子，廣為利業快心樂意。安知後事？」於是七人即起出山。佛遙知之應當得度，不忍小

苦終墮地獄，甚可憐傷。佛即化作沙門往到谷口，逢七比丘，化人問曰：「久承學道，何以來出？」七人答言：「學道勤苦罪根難拔，分衛乞食受辱難堪，又此山中無供養者，瓔瓔積年恒守儉約，唐自困苦道不可得。且欲還家廣求利業，大作資財後老求道。」化沙門言：「且止且止！聽我所言。人命無常旦不保夕，學道雖難前苦後樂，居家艱難億劫無息，妻息會止願同安利，欲望永樂不遭患難，是猶治病服毒有增無損也。三界有形皆有憂惱，唯有信戒無放逸意，精進得道眾苦永畢。」

於是化沙門現佛身相，光像巍巍即說偈言：

「學難捨罪難，　　居在家亦難，

會止同利難，　　艱難無過有。

比丘乞求難，　　何可不自勉？

精進得自然，　　終無欲於人。

有信則戒成，　　從戒多致寶，

亦從得諧偶，　　在所見供養。

一坐一處臥，　　一行不放恣，

守一以正心，　　心樂居樹間。」

於是七比丘見佛身相，又聞此偈慚怖戰慄，五體投地稽首佛足，攝心悔過作禮而去，還入山中殞命精進，思惟偈義，守一正心閑居寂滅，得羅漢道。

象品 第三十一

昔者羅雲未得道時，心性麤獷言少誠信。佛敕羅雲：「汝到賢提精舍中住，守口攝意勤修經戒。」羅雲奉教作禮而去，住九十日，慙愧自悔晝夜不息。佛往見之，羅雲歡喜趣前禮佛，安施繩床攝受震越，佛踞繩床告羅雲曰：「澡盤取水為吾洗足。」羅雲受教為

佛洗足。洗足已訖，佛語羅雲：「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？」羅雲白佛：「唯然見之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此水可用食飲盥漱以不？」羅雲白言：「不可復用。所以者何？此水本實清淨，今以洗足受於塵垢，是以之故不可復用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汝亦如是，雖為吾子國王之孫，捨世榮祿得為沙門，不念精進攝身守口，三毒垢穢充滿胸懷，亦如此水不可復用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棄澡盤中水。」羅雲即棄。佛語羅雲：「澡盤雖空，可用盛飲食不耶？」白佛言：「不可用。所以然者，用有澡盤之名，曾受不淨故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汝亦如是，雖為沙門口無誠信，心性剛強不念精進，曾受惡名，亦如澡盤不中盛食。」佛以足指撥却澡盤，澡盤應時輪轉而走，自跳自墮數返乃止。佛語羅雲：「汝寧惜澡盤恐破不？」羅雲白佛：「洗足之器賤價之物，意中雖惜不大慇懃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汝亦如是。雖為沙門不攝身口，麤言惡說多所中傷，眾所不愛智者不惜，身死神去輪轉三塗，自生自死苦惱無量。諸佛賢聖所不愛惜，亦如汝言不惜澡盤。」羅雲聞之慚愧怖悸。佛告羅雲：「聽我說喻。昔有國王有一大象，猛黠能戰，計其力勢勝五百小象。其王興軍欲伐逆國，被象鐵鎧象士御之，以雙矛戟繫象兩牙，復以二劍繫著兩耳，以曲刃刀繫象四脚，復以鐵撾繫著象尾，被象九兵皆使嚴利。象雖藏鼻護不用鬪，象士歡喜知象護身命。所以者何？象鼻軟脆，中箭即死，是以不出鼻鬪耳。象鬪殊久出鼻求劍，象士不與，念此猛象不惜身命，出鼻求劍欲著鼻頭，王及羣臣惜此大象，不復使鬪。」佛告羅雲：「人犯九惡，唯當護口，如此大象護鼻不鬪。所以然者，畏中箭死。人亦如是，所以護口，當畏三塗地獄苦痛。十惡盡犯不護口者，如此大象分喪身命，不計中箭出鼻鬪耳。人亦如是十惡盡犯，不惟三塗毒痛辛苦。若行十善攝口身意，眾惡不犯，便可得道長離三塗，無生死患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如象鬪，　　不恐中箭，　　常以誠信，

　度無戒人。　　譬象調伏，　　可中王乘，

　調為尊人，　　乃受誠信。」

羅雲聞佛懇惻之誨，感激自勵尅骨不忘，精進和柔懷忍如地，識想寂靜得羅漢道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，為四部弟子、天龍鬼神、帝王臣民敷演大法。時有長者居士，名曰呵提曇，來詣佛所，為佛作禮，却坐一面、叉手長跪白世尊曰：「久承洪化欽仰奉

顏，逼私不獲願垂慈恕。」世尊令坐，即問所從來姓字為何？長跪答曰：「本居士種，字呵提曇，乃先王時為王調象。」佛問居士：「調象之法有幾事乎？」答曰：「常以三事用調大象。何謂為三？一者剛鉤鉤口著其羈鞅，二者減食常令飢瘦，三者捶杖加其楚痛。以此三事乃得調良。」又問：「施此三事何所攝治也？」曰：「鐵鉤鉤口以制強口，不與食飲以制身獷，如捶杖者，以伏其心，正爾便調。」曰：「作此伏者，為何所施用？」答曰：「如是伏已，可中王乘亦可令鬪，隨意前却無有罣礙。」又問居士：「正有此法？復有其異？」答曰：「調象之法正如此耳。」佛告居士：「但能調象復能自調。」即曰：「不審自調其義云何？唯願世尊彰演未聞。」佛告居士：「吾亦有三事，用調一切人，亦以自調得至無為。一者至誠制御口業，二以慈貞伏身剛強，三以智慧滅意癡蓋。持是三事度脫一切，離三惡道自致無為，不遭生死憂悲苦惱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如象名護財，　　猛害難禁制，

　繫鞅不與食，　　而猶慕逸象。

　本意為純行，　　及常行所安，

　悉捨降結使，　　如鈎制象調。

　樂道不放逸，　　能常自護心，

　是為拔身苦，　　如象出于陷。

「雖為常調，　　如彼新馳，　　亦最善象，

　不如自調。　　彼不能適，　　人所不至，

　唯自調者，　　能到調方。」

居士聞偈喜慶難量，內情解釋即得法眼，聽者無數皆得道迹。

愛欲品 第三十二

昔佛在羅閱祇國耆闍崛山精舍之中，為天人龍鬼轉大法輪。時有一人捨家妻子來至佛所，為佛作禮求為沙門，佛即受之令作沙門，命令樹下坐思惟道德。比丘受教便入深山，去精舍百餘里，獨坐樹間思道三年，心不堅固意欲退還，自念捨家求道勤苦，不如早歸見我妻子。作此念已便起出山。佛以聖達見此比丘，應當得道愚故還歸。佛以神足化作沙門，便往逆之道路相見。化人即問：「所從來也？此地平坦可共坐語。」於是二人便坐息語，即答化人：「吾捨家妻子求作沙門，處此深山不能得道，與妻子別不如本願，唐喪我命勞而無獲，今欲悔還見我妻子，快相娛樂後更作計。」須臾之間有老獼猴，久已遠離樹木之間，在無樹之處於中生活。化沙門問此比丘：「是獼猴何故獨在平地？無有樹木云何樂此？」比丘答化人言：「我久見此獼猴，以二事故來住此耳。何等為二？一以妻子眷屬群多，不得飲食快樂恣口。二常晝夜上下樹木，脚底穿壞不得寧息。以此二事故捨樹木來住是間。」二人語頃，復見獼猴走還上樹。化沙門語比丘言：「汝見獼猴還趣樹木不也？」答曰：「見之，此虫愚癡得離樹木，群從憒鬧不厭勞煩而還入中。」化人復言：「卿亦如是，與此獼猴復何異矣？卿本以二事故來入此山中。何等為二？一以妻婦舍宅為牢獄故，二以兒子眷屬為桎梏故。卿以是故來索求道斷生死苦，方欲歸家，還著桎梏入牢獄中，恩愛戀慕徑趣地獄。」化沙門即現相好丈六金色光明，普照感動一山，飛鳥走獸尋光而來，皆識宿命心內悔過。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如樹根深固，　　雖截猶復生，

愛意不盡除，　　輒當還受苦。

獼猴如離樹，　　得脫復趣樹，

眾人亦如是，　　出獄復入獄。

貪意為常流，

「習與憍慢并，　　思想猗婬欲，

自覆無所見。　　一切意流衍，

愛結如葛藤，　　唯慧分別見，

能斷意根源。　　夫從愛潤澤，

思想為滋蔓，　　愛欲深無底，

老死是用增。」

比丘見佛光相炳著，又聞偈言悚然戰慄，五體投地懺悔謝過，內自改責即便却息數隨止觀，在於佛前逮得應真。諸天來聽聞皆歡喜，散華供養稱善無量。

法句譬喻經卷 第三

昔羅閱祇南四千里有國，奉事梵志數千人。時國大旱三年不雨，禱祠諸神無所不遍，王問梵志問其所由，諸梵志言：「吾等當齋戒訖竟，當遣人與梵天相聞，問其災異。」王言：「大善！齋戒所乏願見告示。」諸梵志言：「當得二十車薪酥蜜膏油華香旛蓋，金銀祭器盡用須之。」王即辦送，出至城外，去城七里平廣之地積薪如山，共相推獎其有不惜身者終生梵天，選得七人，當就火燒遣至梵天。七人受祭呪願訖，踧使上薪，從下放火當燒殺之。烟焰炯然熱氣直至，七人惶懼左右求救無有救者，舉聲曰：「三界之中寧有大慈愍念我厄者，願受自歸。」佛遙知之，尋聲往救，在虛空中顯現相好，七人見佛，悲喜跳踊：「唯願自歸救我痛熱。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或多自歸，　　山川樹神，　　厝立圖像，

禱祠求福。　　自歸如是，　　非吉非上，

彼不能來，　　度汝眾苦。　　如有自歸，

佛法僧眾，　　道德四諦，　　必見正慧。

生死極苦，　　從諦得度，　　度世八難，

斯除眾苦。　　自歸三尊，　　最吉最上，

唯獨有是，　　度一切苦。」

佛說渴訖火聲尋滅，七人獲安心喜無量。梵志國人莫不驚悚，仰瞻世尊光相赫奕分身散體，東沒西現存亡自由，身出水火五色晃昱，眾人見之五體歸命。於是七人從薪下出，悲喜交集而說偈言：

「見聖人快，　　得依附快，　　得離愚人，

為善獨快。　　守正見快，　　互說法快，

與世無諍，　　戒具常快。　　使賢居快，

如親親會，　　近仁智者，　　多聞高遠。」

於是七人說此偈已，及諸梵志願為弟子。佛即受之，皆為沙門，得羅漢道。國王臣民咸各修道，天尋大雨國豐民寧，道化興隆莫不樂聞。